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第一

父辈的旗帜

Flags of Our Fathers

[美]詹姆斯·布拉德利 罗恩·鲍尔 著
James Bradley with Ron powers

张永椿 段维玲 常彦蕊 译



世界出版社

I712.4
247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第一

父辈的旗帜

Flags of Our Fathers

[美]詹姆斯·布拉德利 罗恩·鲍尔 著
James Bradley with Ron powers

张永椿 段维玲 常彦蕊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辈的旗帜 / (美) 布拉德利, (美) 鲍尔著; 张永椿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9

书名原文: Flags of Our Fathers

ISBN 7-5012-2880-9

I. 父... II. ①布... ②鲍... ③张...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IV.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607 号

图字: 01-2006-2492 号

书 名 父辈的旗帜

翻 译 张永椿 段雅玲 常彦蕊

责任编辑 唐 文

责任出版 唐 萍

责任校对 王 铮

封面设计 勾建山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萨隆文化交流中心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70×640 毫米 1/16 26 $\frac{1}{8}$ 印张 35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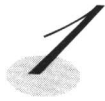
贝尔·布洛克、凯瑟琳·布拉德利、
艾琳·甘农、南希·海斯、
戈尔迪·普赫斯、玛莎·斯特兰克
以及将儿子送上战场的全体母亲们。

目 录

CONTENTS

1	圣 士	1
2	美国男孩儿	17
3	美国之战	67
4	义不容辞	87
5	剑锋磨砺	117
6	舰 队	143
7	登陆日	175
8	登陆次日	197
9	登陆第三日	207
10	登陆第四日	223
11	“让龟缩在地洞里的混蛋都看见！”	229
12	神 话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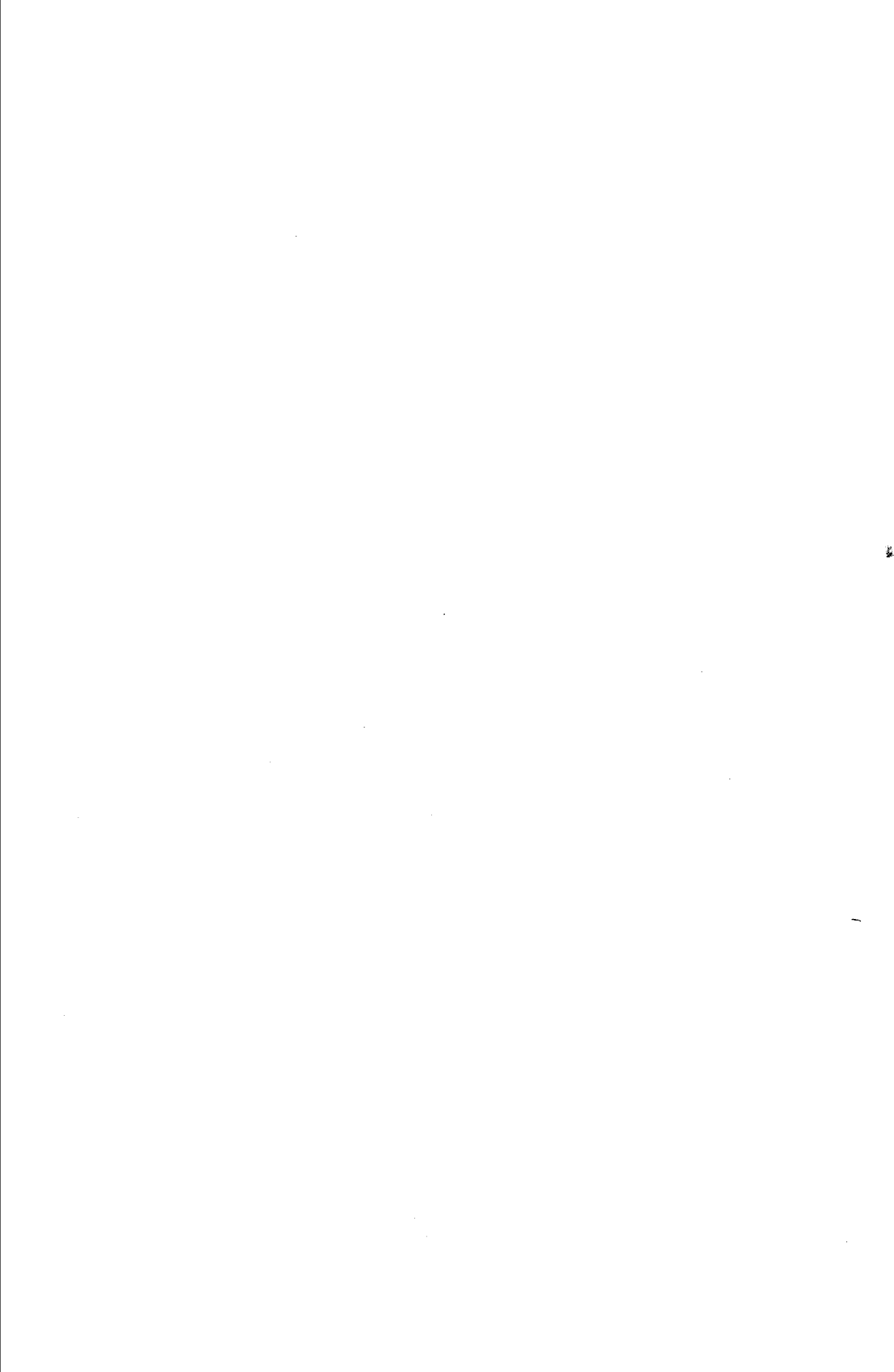
13	“似地狱之火”	263
14	安提戈镇	289
15	返乡	305
16	“威力”第七次	323
17	荣誉之战	343
18	电影和纪念碑	363
19	战争的伤害	379
20	共同之美德	391
	致 谢	411



圣

土





世界上唯一的新事情，就是你不了解的历史。

——哈里·杜鲁门

六位青年，仿佛自缥缈的远山上呼唤着我，半个世纪之前他们曾在那里浴血战斗。1998年春季，我去了那里。我撂下在纽约州黑麦市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用几天时间，去地球的另一侧朝圣。那是一座荒凉的小岛。我要登临的那座山，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次惨烈的战斗中那些青年人也爬上去过。其中之一就是我父亲。那地方就是太平洋上的硫黄岛和岛上的死火山——折钵山。

在硫黄岛战役和其他相似的战场上牺牲的无数青年，以其满腔的热血浇铸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的和平。厮杀的双方，都是些毛头小伙子，他们接受的是近似于19世纪的文化。我的父亲和他的那五位战友就不折不扣地是几个大孩子。在战场上，他们疲劳，恐惧，饥渴，勇敢；在战争的浩劫中，他们作为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恪尽职守，努力争取生存下来。

可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落在了这六位青年的头上：记者的照相机以1/400秒的快门按下去，转瞬间他们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激烈的战斗中这六位青年偶然做出的一件事，留

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他们在一根临时找来的铁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战场上的这一瞬间被拍了下来。影像虽然有些模糊，但整体效果使人过目难忘。照片被翻印了千百遍，翻印的次数之多打破了摄影史的纪录。新闻照片让参与插旗的勇士们变得光芒四射——一种无名的不朽。美军在硫黄岛升旗成为那座岛、那座山和那次战役的象征，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象征。美国国民的理想和英勇品质的象征。它代表了所有这一切。但是，照片上的六位青年却没有因此而得到好的生路。

他们的命运后来各自不同。其中三位，在鏖战中牺牲。生还的三位，其中两人战后不久即撒手人寰，分别死于酗酒和悲伤过度；唯余一人，平平静静地活到老。他把年轻时获得的荣誉深埋于心底，绝口不提以往，从而保持了自己心灵的清静。

二次大战以后，我的父亲约翰·亨利·布拉德利回到威斯康星州家乡的一座小镇。他把那些不朽的纪念品用劲儿塞进几只纸盒子里，藏到壁橱里。他和自己读小学三年级时的暗恋对象结为夫妻；开办了一家殡仪馆；生育了八个子女；他分别成为家庭教师协会、国际雄狮俱乐部、麋鹿俱乐部的会员；对于任何有关他在硫黄岛升起国旗的话题，他都避而不谈。

1994年1月，就在他出生的小镇，我的父亲告别了人世。也许他相信，他已经把参加硫黄岛升旗这个多余的话题带进了坟墓。显然，在父亲眼里坟墓应是那段事迹的归宿。他不想让过去的荣誉影响自己的生活。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学会了拒绝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这一类的采访电话几十年来未见减少。我们一概答复说我父亲钓鱼去了，虽然他从来没去钓过鱼。在我们家中，也从没有悬挂过那张出名的硫黄岛升旗照片。我们很想从他的嘴里听到有关过去的故事，他的回答总是非常简短，并很快就转换了话题。

布拉德利家的子女，就是这样长大的：宁静的小镇，成阴的绿树伴随着我们度过愉快的时光；不过，我们也总感觉在照片的后面有一个未解之谜。好像外界了解我父亲的一些重要情况，而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在折钵山顶升起国旗对父亲而言已成为历史，一个多余的话题而已；但是对我们，尤其是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



在八个兄弟姐妹里，我排行在中间。越是有什么事被遮掩起来，我就越是吃不香睡不好地想搞清楚。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听别人说，我父亲曾经是个英雄。早在我读三年级时，老师就说过，许多人也都这么说。我渴望了解我的父亲，时常难以抑制那种冲动。尽管我做过各种尝试，却总也没能说服父亲给我讲述过去的经历。

记得有一次，父亲说：“硫黄岛战役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有回来的人。”

父亲逝世了。几天之后，假如不是我们偶然发现了 he 藏起来的那些纸盒，我父亲就成功地把他在硫黄岛插旗的故事带进坟墓里去了。

我母亲和马克、帕特里克在父亲的私人办公室里寻找他留下的遗嘱。在一个不起眼的壁橱里，他们找到三只沉甸甸的纸盒子。它们摞在一起，外观已经陈旧，盒子里的东西保存完好。

打开纸盒，里面有许多的照片和文献，都是有关我父亲作为插旗英雄的见证。这令我们全家非常惊讶。

后来我把几只盒子翻了个遍，有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从邮戳可知，信是1945年2月26日从硫黄岛寄出的，那是他们升旗后第三天父亲写的家信。

从那封信的字里行间，丝毫看不出他刚刚经历过生死考验，充满了自信与轻松，就像他在随童子军进行艰苦却愉快的远足一般：“我该把我的左胳膊上的皴好好地洗一洗了，还要刮刮脸，因为我已经六天没刮胡须了。自从上岛以后，我还没接触过肥皂和水呢。我从没料到 I 能够不吃、不喝、不睡挺过三天，不过现在 I 知道了，我能应付。”

几乎是在信纸的旁边，他还写道：“你们知道这里战斗进展的情况。我在打了胜仗的 E 连做医护兵，我们连率先登上了折钵山顶。我参与了升国旗，那几分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读到这里，我不禁非常诧异。升旗那一刻，是父亲21岁的生涯里最幸福的时刻呵，我反复琢磨这句话，忍不住留下了热泪。在后来的岁月里，又是什么

原因使他对往事讳莫如深了呢？

读着父亲的信，在我的脑海里，硫黄岛升旗的照片逐渐鲜活起来。我不由得盯着办公室墙上的那幅照片发起愣来，一连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纳闷儿，举起旗杆的手是哪些人的？与我的父亲是否相像？在共同竖起旗杆之前，他们彼此认识吗？或许只是为了同一个任务而临时聚到一起的陌生人？他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吗？彼此有绰号吗？硫黄岛升旗，对他们是否也意味着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为找到答案，我用了四年时间。起初，我还不能断定在照片上的是有五位还是六位升旗手。当然我更不清楚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了三位英雄。

寻找到答案时，我已熟悉他们当中的每一位，就如同熟悉自己的兄弟或高中密友。我日渐一日地爱上了他们。

终于到水落归槽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调查所得，所有的新发现，都融合在这本书里。

好像要给探寻画一个句号，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我飞往硫黄岛那座旧日的战场朝圣。同去的有我 74 岁的母亲、我的三个兄弟，还有许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男女军人。我登上了 168 米高的死火山——折钵山。我父亲 21 岁时曾携带着绷带与医疗用品一步一步登上那座山，而我们却是搭乘海军陆战队的篷车上来的。我站在折钵山的制高点，任凭料峭的海风吹打我的脸庞，吹干我的泪水。53 年前 2 月的一天下午，美国的国旗就是从我此刻站立的地方树立了起来。那一天，寒风也是这样凛冽，并以强大的风力吹直了国旗的皱褶。

今天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能够去参观硫黄岛。硫黄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处圣地，但不是美国的圣地。现在它是一个封闭的日本海军基地，除非罕有地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对所有国籍的平民都不开放。

经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查尔斯·克鲁拉克将军的帮



助，我们硫黄岛之旅才得以成行。他用自己的飞机把我们从冲绳基地带到硫黄岛。我母亲贝蒂和我的三个兄弟——史蒂夫（48岁），马克（47岁），乔（37岁）——和我一同前往（我当时44岁）。我们家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硫黄岛，我的弟弟帕特里克和汤姆，我的姐姐和妹妹，凯西和芭芭拉等人就没能得到批准。

我们登上将军的飞机，同时被告知，到达目的地时可能会遇到阴霾天气。但是两个小时之后，当飞机飞临硫黄岛时，云雾就渐渐散开了。在阳光下，折钵山隐约露出它的面目来。这座过去的魔鬼之山跃入我们的眼帘。

飞机作了一个倾斜转弯，绕着硫黄岛低空转了两圈，以便让我们拍照。司令官用低沉的嗓音介绍硫黄岛，称它为“圣地”。他深思熟虑般地强调说：“硫黄岛对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来说，都是圣地。”

我母亲是第一个走下飞机的，他们为我母亲铺上了红地毯。日军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夹队向她致敬。

克鲁拉克将军把我的母亲向驻岛的日军指挥官高知司令作了介绍。我们一行是作为客人来访的。美军虽然在1945年占领过硫黄岛，但是今天这座岛屿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与1945年不同的是，我们登岛得到了他们的许可。

硫黄岛是一块弹丸之地，但就在这块狭促的小岛上进行过规模庞大的战斗。任何一位到访者对此都会慨叹不已。在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上，硫黄岛甚至算不上是一块小结痂，这22平方公里仅仅是曼哈顿岛的三分之一。然而竟有十万人在这个小岛上战斗了一个多月。硫黄岛战役是战争史上敌我双方对抗最为激烈、作战人员最密集的战役。

当年，八万美军在明处，两万日军藏于地下。日军躲藏在纵横交错的地道里。隐藏起来的日本士兵可以向美军肆意地开火，但是身在明处的美军却看不到日本兵。纵横长约26公里的地道联络着1500个人工洞穴。许多生还的美军士兵说他们在岛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活着的日本兵。他们自始至终与几乎不



露面的敌人在作战。

我们乘坐海军陆战队的篷车，开向“洞穴医院”，这是一座庞大的深藏于地下的医院，屋顶距离在地面上行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有12米多深。在这洞穴里，日军医生曾经悄悄地为伤员做手术。病床和火山岩石连为一体，并且凿进墙洞里去。

我们钻进了一个更为宽敞的大山洞，这个洞原是日本迫击炮兵所用。在墙壁上残留着海滩海拔的高度标记，因为海滩呈阶梯形，海拔的高度不同，为方便日本炮兵精确定位迫击炮管，大量杀伤登陆的美军，日军炮兵准确测量好了海滩地形，并把数据刻在岩石上。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所以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苦战，那正是日军几个月来精心准备的结果。

我们穿过岛屿，来到我父亲在升旗两周以后负伤的地方。我注意到附近地面都非常坚硬，岩石呈铁锈般的颜色。我弯腰捡起覆盖在地面上的碎片。拿近了一看，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岩石，而是榴霰弹片。我们原以为是天然的物质，但捡起来一看才知片片尽是碎炮弹壳。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碎炮弹壳仍留在这里形成了一层地表的覆盖物。我父亲的腿里和脚里正是埋着和这些榴霰弹片一样的残片告别了人世。

这里是海军陆战队登陆时的海滩——硫黄岛沙地。我们步行穿过离折钵山最近的海滩。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曾称之为“绿滩”。我年轻的父亲约翰·布拉德利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医护兵，曾经冒着枪林弹雨急速地从这里穿越过去。

现在，我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走过这同一片海滩的我的母亲，她每迈一步，松软的火山灰都没到她的脚踝。她叹息道：“我真不知道当年那些战士们是怎样幸存下来的！”我看到她在阳光照耀下在风里挪动着脚步：妈妈现在是一个白发苍苍的瘦小寡妇了，但是，曾几何时，她也还是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名叫贝蒂·范·戈普的可爱的小女孩。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经常和班里一个新来的男生在一起，一个名叫约翰的认真的小男孩。



20世纪30年代初，我父亲住在阿普尔顿，从三年级时起，他就每天陪伴着贝蒂从家里走到学校，因为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15年后，他从战场上返回不久就和贝蒂结为夫妻。

在美军登陆硫磺岛后的第三日，约翰·布拉德利看到一个美军士兵在远处中弹倒下了，离我母亲现在所站的位置约两百米。布拉德利冒着敌人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封锁，冲向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为这个战友注入了血浆，并且冒着纷飞的子弹把他拖向安全之处。因为这个英勇事迹，布拉德利荣获了海军十字勋章。

我的父亲从来没把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向妻子吐露过丝毫。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知道他获得过的勋章。

现在，我的母亲踏着厚厚的沙层，步履蹒跚，史蒂夫搀着母亲的胳膊，使她能够走稳。马克面向大海，陷入了深思，一任浪花拍打他的脚面。乔和我发现一个碉堡的遗迹，它虎视眈眈地俯瞰着海滩，我俩朝那座碉堡走去。

当年，日本人在这座岛上建立了750多个碉堡和永备发射点：用钢筋加固的圆形水泥建筑，经受得住大炮轮番轰炸。现在间或可以看到被炸坏的残壁，发白的颜色，就像动物的骨骼一样。它们被摧毁已有半个世纪了。这些碉堡虽犹在，但是当年防御这个小岛、龟缩在这些碉堡里的日军已全部被歼灭了。守岛的日军虽然都意识到他们注定要失败，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他们的使命就是在自己的死期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杀掉“入侵者”。

乔和我钻进一个拱形的水泥碉堡。我们看到机关枪仍然突出在射击孔外，枪管变弯了——大概是向美国兵射击时枪管过热所致。我们挤了进去。碉堡里面隔成两间，除了从狭窄的射击孔透进来一缕光线外，碉堡里面是黑咕隆咚的：它的外间用以射击，里间储存补给品，人还可以钻进去以躲避轰炸。

乔和我在这个闷罐似的碉堡里弓着腰，我开始从据守碉堡

的日本兵的角度来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躲在这个碉堡中，他可以肆意地运用火力制造恐怖，但是他们自己也一定感觉惊惧；他们是一些被围困的杀手，他们知道自己也会死在那里——某个视死如归的年轻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设法躲过敌人机枪的扫射，用喷火器对准碉堡的射击孔喷出了灼热的火焰……

当年，蜷伏在这座碉堡里的日本兵，眼看着美国军舰层层地逼近海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思忖自己还能苟活几天，几个小时？他们在被美军杀死之前，能否完成上司交给的消灭十个敌人的任务？

当年，作为一个美军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到自己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整天和日本人打交道。当时我在东京上大学，我除了读书就是吃寿司。但是，当年在血腥的硫黄岛上，美军士兵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是杀敌，要么是被杀。

我们开始登山了。

我们站在这座死寂多年的火山口的边缘上，这里就是当年父辈们升起旗帜的地方。海风吹拂着每个人的头发，放眼望去，三公里长的海滩尽收眼底。就是在这片海滩上，美国舰队曾经一船一船地卸下进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1945年2月，日军也能从我们脚下地洞的瞭望口清楚地看到美军登陆的情况。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开火的时机，直到海滩上挤满了美军。此前，日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整他们的火炮瞄准器。等时机一到，他们只管开火就行了，那将是历史上最凶猛的军事杀戮。

一种奇异的、与此时此地并不合宜的情感，忽然间涌上我的心头：能够登临此处，我格外高兴！历史上这里曾上演过血淋淋的一幕，但是四周的风景仍然令人心旷神怡。阳光和海风似乎使我们充满了活力。

经过思索以后，我又觉得，我高涨的情绪并非与此地不合宜。我在重新品味历史。我回想起了升旗后三天我父亲给他朋



友写的信：“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是的，在这里升起国旗肯定感觉很爽。站在折钵山上，你的四周是海洋，你觉得你是站在世界之巅。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的父亲改变了态度，从“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转变到认为“那面旗帜如果没有绑到那根铁杆上该多好”呢？

在我们四周约有二十多位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以及年长的军官。我们一家开始互相拍照留念。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摆姿势照相，包括在标有“X”记号，标志当年美国国旗竖起的地方。我们特地带来了一块石碑。碑的底色闪着红色光晕，碑的造型是“连指手套”形状，比喻威斯康星州的版图，石料采用威斯康星产的红宝石色的花岗岩，这种石是威斯康星的州石。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要把这块碑安放在这坚硬的土壤中。我弟弟开始用他的折叠刀挖土。他把坑里的碎石清理干净，嘴里咕哝道：“好了，现在应该可以了。”

乔轻轻地把石碑放在干燥的土壤里。碑上刻着两行字：

献给约翰·亨利·布拉德利

1945年2月23日的升旗手

家属敬献

我们直起身，抖去手上的尘土，注视着凝聚我们感情和心血的石碑，听凭海风扑打着我们的面颊。太平洋上的烈日，无情地灼烤着小岛。我们只能在山上作有限的逗留，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了。

我快步走向其中一辆海军敞篷车，取出我从纽约带来的文件夹。那里面有我的笔记和照片：除了几张布拉德利家庭的合照之外，其余大多数是六位年轻的升旗手的照片。我示意我的家庭成员和伴随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走到山顶上大理石纪念碑旁，我提议说：“现在让我们进行一项凭吊活动吧。”

当海军陆战队队员聚集到纪念碑前时，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了。除了飒飒的风声，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倾听。

这时，山顶上只回荡着我一个人的声音。

我的悼词从那场战斗谈起。曾历时36天的战斗，造成美